

# 旅游业会影响城镇化经济增长效应吗?

——基于中国的实证检验

赵磊,张晨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浙江 杭州 310023)

**[摘要]**城镇化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力,主要在释放需求和创造供给方面对中国经济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然而,传统城镇化模式由于面临诸多约束,已经逐渐开始不符合现代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与此同时,随着旅游业发展规模和方式的提升与转型,旅游业引导的城镇化建设模式,不仅可以有效挖掘城镇化建设潜力,并且也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型机制。因此,文章首次将旅游业纳入城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框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旨在实证检验旅游业发展是否对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调节作用。文章采用中国1999—2014年的省际面板平衡数据,通过引入旅游业与城镇化变量的乘积项,运用多种面板数据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旅游业发展对城镇化作用中国经济增长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不仅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且旅游业对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还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关键词]**城镇化;旅游业;经济增长;调节效应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10-0057-10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10.011

## 引言

城镇化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sup>[1-3]</sup>。毋庸置疑,过去30年,城镇化在释放需求和创造供给方面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贡献巨大<sup>[4]</sup>。切中肯綮地看,城镇化主要是通过影响区域经济的供需均衡变化和要素空间分配<sup>[5]</sup>来加速建立新自由

主义资本积累制度<sup>[6-7]</sup>,从而引发城镇制造业产业集中和工业扩张<sup>[8-9]</sup>,以促进区域生产力提升,而相应的社会分工也随之愈发细化,由此产生的人力资本外部性效应再进一步提升城镇劳动生产率,并通过政策和市场的双重作用吸引大量潜在投资者共同创造产业价值链增值<sup>[10]</sup>,进而最终实现区域产业结构升级<sup>[5]</sup>。在此经济规律形成过程中,从宏观上,大量新兴行业集中涌现,经济结构开始服务化倾向,经济增长由此获得了新引擎<sup>[11]</sup>;在微观上,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生产和生活方式开始转变,先进的消费示范效应得以扩散<sup>[12]</sup>。本质上讲,城镇化会凭藉其所引发的产业、资本和人口集聚,实现城镇空间生产的规模报酬递增和社会生产率提高,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具言之,城镇化也可以通过创造地区就业、刺激地区投资、提高人力资本以及驱动现代化等作用途径而对经济增长产生间接溢出效应<sup>[13]</sup>。

不可否认的是,面临着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粗放式的传统城镇化已不符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要求,而以内涵集约为典型特征的新型城镇化成为未来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红利。实际上,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的服务化趋向,产业结构变迁作为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尤其是大力发展服务业成为当前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引擎。与此同时,近年来,旅游业作为服务业的主导部门,随着旅游需求规模的爆发提升,以及旅游供给侧的深入改革,无论是旅游产业链的纵向延伸,抑或旅游关联度的横向融合,旅游业引导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地区经济增长注入了新活力。事实上,现代旅游业作为一种推动产业转型、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的内在动力,既能够直接引发城镇规模的扩大和非农人口的转移,也能从内涵上推动城镇空间结构重组和城镇功能转变<sup>[14]</sup>,最终旅游业通过提升城镇化质量,实现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

**[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旅游业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机制与政策研究”(14CGL023)资助。[This study was supported by a grant from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to ZHAO Lei) (No. 14CGL023).]

**[收稿日期]**2016-08-23; **[修订日期]**2017-08-17

**[作者简介]**赵磊(1984—),男,山东新泰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经济学, E-mail: leizhde1984@126.com; 张晨(1993—),女,四川内江人,硕士生,研究方向为旅游经济学。

鉴于此,本文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3个方面:第一,在研究视角上,本文在重新检验城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到旅游业迅速扩张的典型事实,并沿袭旅游引导城镇化的建设理念,将旅游业纳入城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基本研究框架,主要是实证检验旅游业是否会调节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第二,在研究方法上,首先将旅游业与城镇化的乘积项纳入计量模型,然后再采用多种面板数据模型估计方法对其进行实证检验,为旅游业发展对城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调节作用提供实证依据;第三,在研究内容上,本文不仅是对城镇化影响经济增长研究路径的有益探索,同时也深化了旅游经济学的研究体系。此外,无论在新型城镇化模式的探索,还是在结构转型中经济增长路径选择的探索方面,都凸显了旅游业在中国的重要战略地位。

## 1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 1.1 城镇化与经济增长

城镇化在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sup>[13]</sup>。关于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始于Lucas城乡二元模型,该模型在内生增长模型框架的基础上,运用人力资本理论描绘了劳动力从传统的土地技术密集型部门向人力资本密集型部门转移的过程,并强调了城市在积累现代产业新技能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sup>[15]</sup>。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基本同步,共同作用于一国经济<sup>[16]</sup>,但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水平参差不齐,其能否驱动经济增长尚未达成共识。不可否认,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确存在内在关联,并已得到研究论证<sup>[17]</sup>。例如,Henderson对80~100个国家(1960—1995年每5年数据)的城市集中度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城市化率与人均GDP之间相关系数高达0.85<sup>[18]</sup>。主流观点也支持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的基本结论<sup>[19-21]</sup>,并且这种关系存在长期趋势<sup>[22]</sup>。事实上,城镇化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其对经济增长是否存在积极影响仍褒贬不一<sup>[23]</sup>。以中国为例,对当前城镇化进程的评判主要集中于滞后城市化与超前城市化两种观点争议<sup>[24-25]</sup>,由此导致对中国城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探究未有定论。

### 1.2 旅游业与城镇化

理论上,城镇化作为一项基础性的宏观经济和

社会制度变革,其所产生的要素集聚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和社会分工效应推动经济的增长<sup>[26-28]</sup>。目前,对于旅游业与城镇化关系的理论思考,主要切入点源于“旅游城镇化(tourism urbanization)”概念的提出<sup>[29]</sup>。实质而言,旅游城镇化的根本意图,与当前中国所推行的新型城镇化内涵高度吻合,某种程度上讲,旅游城镇化实际是新型城镇化的多途径的实践探索。通过梳理旅游城镇化的理论演变,其起源于福特主义时期(Fordism)的高工资和大众消费,成熟于20世纪70年代,即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时期大众享乐消费的兴起,是一种后现代化城市(postmodernity)形态。后现代城镇的出现和后现代消费的兴起,使得城镇空间既成为“消费的工具”,又成为“消费的对象”,并具有鲜明的大众享乐消费特征。于是,旅游城镇化成为以后现代化的城镇形式为代表的新型城镇化最有力的表达方式。质言之,在新型城镇化战略背景下,旅游城镇化作为“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变的实践路径,也成为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城镇化动力机制。

### 1.3 城镇化、旅游业与经济增长

上述理论阐释为旅游业纳入城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框架提供了可能的切入视角。主要依据在于:一方面,旅游业引导的城镇化建设模式,通过提升城镇化规模和质量而作用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旅游业亦会调节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具言之,可从如下方面予以理解:

首先,旅游业引起城镇要素集聚。旅游业具有产业关联度高的特点<sup>[30]</sup>,为了满足日益差异化、细分化和体验化的旅游市场需求,旅游产品的综合性供给要求旅游产业链不断拓展延伸,旅游业与城镇关联产业之间深度融合,以培育可以匹配旅游者异质性需求偏好的多样化旅游产品业态,而旅游产品吸引力的地理不可转移性,从而促使城镇产业要素向旅游集聚中心空间集中,由此而引起的城镇要素集聚效应促进了经济增长。

其次,旅游业引领城镇产业升级。现代旅游业的迅速扩张,已正在逐渐摆脱资源要素的驱动模式,而是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转变,尤其是相对于传统工业化而言,作为新兴服务业,旅游业规模报酬递增优势更为明显,同时在旺盛的旅游消费市场主导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技术、资本以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开始向旅游业转移流动,由此资源配置效应所引致的经济结构服务化趋向愈发明显,最

终通过引领城镇产业升级效应而驱动经济增长。

再次,旅游业引发城镇功能转变。一方面,随着旅游消费的乘数效应逐渐增强,必然会通过多种传导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扩大城镇消费功能,从而推动经济增长<sup>[31]</sup>;另一方面,以非物质、发展性和体验化为特征的旅游消费作为后现代消费语境的典型形式,使得提供广义旅游消费服务成为城镇的主要功能,而以制造业为主的生产功能开始弱化。旅游消费所引导的城镇“泛旅游生产”,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最后,旅游业引导城镇结构优化。以满足旅游者的动态综合性消费偏好为导向,一方面,需要旅游消费场所凸显结构化和规模化进行匹配,从而直接影响城镇空间结构;另一方面,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驱使下,旅游业在地理空间上也开始出现集聚现象,并借助广义集聚吸引力吸引邻近生产要素在空间范围内向旅游业集聚中心流动,在空间集聚中心成长到一定程度时,便开始对邻近地区产生扩散辐射效应,再叠加于旅游业的空间溢出效应,又进一步从广度上推动了邻近地区产业布局与结构升级,最终推动了城镇空间结构优化,从而为经济增长创造了内生动力<sup>[16]</sup>。

## 2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 2.1 模型设定

为了计量表征城镇化、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基本框架,并参考 Fayissa 等的研究思想<sup>[32]</sup>,假定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函数:

$$Y_{it} = AK_{it}^{\alpha} L_{it}^{\beta} H_{it}^{\gamma} \quad (1)$$

式(1)中, $Y_{it}$ 表示*i*省*t*年的总产出, $K$ 、 $L$ 、 $H$ 与 $\alpha$ 、 $\beta$ 、 $\gamma$ 分别表示物质资本、劳动力与人力资本投入及其产出弹性, $A$ 代表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的效用函数,并假定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即 $\alpha+\beta+\gamma=1$ 。式(1)两边同除以 $L_{it}$ :

$$Y_{it}/L_{it} = A(K_{it}/L_{it})^{\alpha} (H_{it}/L_{it})^{\gamma} \quad (2)$$

式(2)中, $A$ 作为效率参数,依赖于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包括本文所研究的关键解释变量城镇化( $urb$ )和旅游业与城镇化乘积项( $urbtour$ ),同时参考相关经济增长溢出因素,则有 $A = urb_{it}^{\phi} \times urbtour_{it}^{\theta} \times X_{it}^{\theta}$ ,并将其带入式(2),并两边取对数:

$$\ln(Y_{it}/L_{it}) = \alpha \ln(K_{it}/L_{it}) + \gamma \ln(H_{it}/L_{it}) + \phi \ln urb_{it} + \theta \ln urbtour_{it} + \theta \ln X_{it} \quad (3)$$

式(3)中, $X_{it}$ 为控制变量集,主要包括政府规模( $gov$ )、第二产业比重( $sec$ )、第三产业比重( $thi$ )、外贸依存度( $tra$ ); $Y_{it}/L_{it}$ 用人均实际产出( $pgdp_{it}$ )表示; $K_{it}/L_{it}$ 用人均物质资本( $pk_{it}$ )表示; $H_{it}/L_{it}$ 用人均受教育年限( $edu_{it}$ )表示。同时,在式(3)中加入非观测的个体固定效应 $\mu_i$ 以及随机扰动项 $\varepsilon_{it}$ ,基准计量模型设定为:

$$\ln pgdp_{it} = \alpha_0 + \phi \ln urb_{it} + \theta \ln urbtour_{it} + \theta \ln X_{it} + \mu_i + \varepsilon_{it} \quad (4)$$

### 2.2 变量构造

#### 2.2.1 核心变量

##### (1) 经济增长

一般而言,常用GDP总量和人均实际GDP度量地区经济增长水平。GDP适宜总量指标更适合反映综合国力,人均GDP虽然剔除了人口规模的影响,却没有考虑到物价因素。基于上述模型推导,并考虑历年地区物价波动,本文采用人均实际GDP作为地区经济增长水平的度量指标,具体做法以1999年为基期平减的地区生产总值与当年地区人口总数比值表示。

##### (2) 城镇化

尽管仅从人口出发去衡量城镇化水平略显单薄,但人口由农村向城市集聚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农村居民生活方式、消费意识的转变过程,因此采用各地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度量城镇化水平。

##### (3) 旅游城镇化

旅游城镇化是本文核心解释变量,采用旅游业与城镇化的乘积项进行衡量。其中,旅游发展采用旅游专业化测度<sup>[33]</sup>,一般采用旅游发展总收入与GDP比值度量。

#### 2.2.2 控制变量

##### (1) 人均物质资本

以1999年为基期,首先将固定资产投资环比指数换算为定基指数,并对1999—2014年固定资产投资额进行平减,再按照“永续盘存法”,利用 $K_t = (1-\delta)K_{t-1} + I_t$ ,计算出相应年份的物质资本存量。对于初始物质资本存量的测算, $K_0 = I_0/(g+\delta)$ ,其中, $I_0$ 为初始年份投资量, $g$ 为其后数年投资的平均增长速度, $\delta$ 为资本折旧率,取值为9.6%。所得物质资本存量与劳动力相除即为人均物质资本存量。

##### (2) 人力资本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sup>[15]</sup>,根据模型推导,本文采用劳动力人均受教



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水平的代理变量。

(3)政府规模

政府规模反映了国家政策(看得见的手)对于经济增长的干预程度<sup>[34]</sup>,一般采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值来衡量。

(4)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变迁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sup>[35]</sup>,分别采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来衡量。

(5)外贸依存度

外贸依存度表示地区对外开放水平,是衡量国民经济依赖对外贸易程度的重要指标,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有重要的作用,一般采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

2.3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样本为我国30个省、市和自治区(西藏和港澳台除外)1999—2014年省级平衡面板数据。其中,原始数据分别来自国研网宏观经济数据库、各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999—2014)、各省历年统计年鉴(2000—2015)和中国历年统计年鉴(2000—2015)。

2.4 描述性分析

本文两个核心解释变量,即城镇化和旅游城镇化乘积项与经济增长的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0.7998和0.7162,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从数据简单关系上反映,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分别存在正相关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之间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速呈现不均衡态势,经济发展差异明显,若仅从时间序列模型考察旅游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将会忽略各地区的异质性,若单纯考虑截面数据模型又无法反映经济增长的动态性。为克服上述缺陷,采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更为合理,为了保证数据的平稳性和消除异方差,本文对各变量指标都进行了对数化处理。表1显示了变量对数化后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此外,为了分别直观考察城镇化和旅游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变动关系,图1和图2分别描绘了它们之间的拟合关系。可以看出,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以及旅游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较为明确的正向线性拟合关系。然而,上述描述性分析并不能揭示出城镇化以及旅游业对城镇化经济增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main variables

变量 Variables	观察值 Observed	极小值 Minimum	极大值 Maximum	均值 Mean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经济增长 lnpgdp	480	7.8070	10.2174	8.9683	0.4801
城镇化lnurb	480	-1.9338	-0.1098	-0.9235	0.4272
旅游城镇化 lnurbtour	480	-5.5994	-0.6345	-3.3745	0.8178
人力资本 lnedu	480	1.6938	2.4874	2.1011	0.1270
人均物质资本 lnpk	480	7.7801	12.3316	10.2807	0.9993
政府规模 lngov	480	-2.9957	-0.4943	-1.7833	0.4202
外贸依存度 lntra	480	-3.5066	0.5423	-1.7206	1.0176
第二产业比重 lnser	480	-2.9565	-0.4510	-1.4670	0.4622
第三产业比重 lnthi	480	-2.1456	-0.2575	-1.1509	0.28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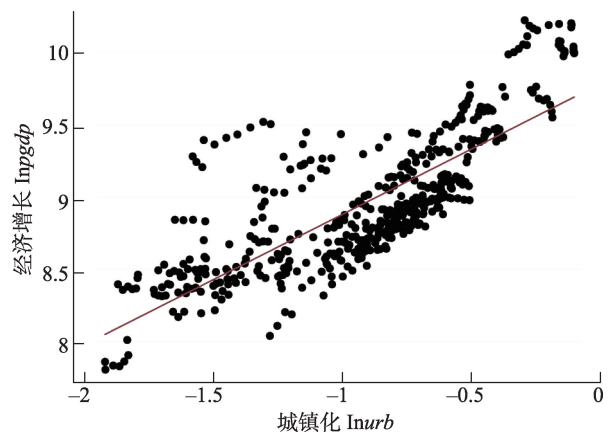


图1 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线性拟合

Fig. 1 Linear fitting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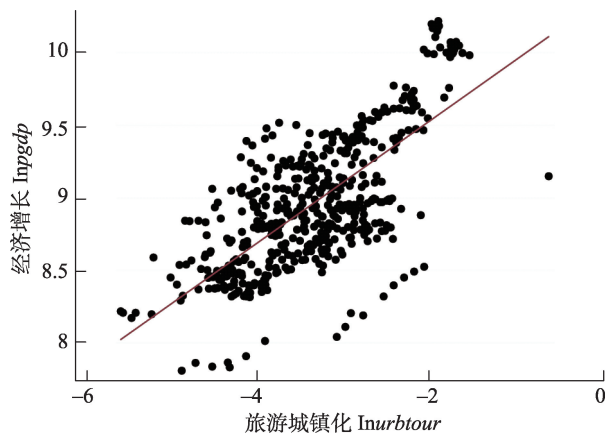


图2 旅游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线性拟合

Fig. 2 Linear fitting between tourism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长效应的作用机制,仅是为实证检验提供初步参考,所以还需要通过对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予以佐证。

### 3 实证结果分析

#### 3.1 面板数据平稳性检验

为了避免“伪回归”产生,在进行模型回归之前,应首先进行面板数据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归为两种,即同质单位根检验和异质单位根检验。通常 LLC、Hadri Z 检验法适用于同质单位根检验,IPS、Fisher-ADF、Fisher-PP 检验法适用于异质单位根检验。为了避免单一检验方法导致的检验误差,本文对每一个变量均采用了 5 种不同的方法进行检验,借此提高检验结果的可信度。

5 种检验方法的原假设均为面板数据存在单位根,由于单位根检验理论的复杂性和适用对象的差异性,部分检验结果显示接受原假设,因此本文设置的检验标准为同一变量进行 5 种单位根检验,超过一半得出拒绝原假设的结论则认为该变量可以进行回归分析。表 2 报告出各变量检验结果拒绝面板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表明变量存在时间序列的平稳性。

#### 3.2 全样本模型估计结果

本文采用面板普通最小二乘法对式(4)进行估计。表 3 分别报告出不同的模型估计结果。首先,列(1)报告出模型的混合估计结果,可以看出,除旅游城镇化估计系数不显著之外,其余变量的估计系数均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统计显著性。由于省际异

质性因素的存在,即模型可能存在不随时间变化的省份个体效应,所以有必要对此予以检验。列(2)报告出固定效应估计结果, $F$  检验强烈拒绝原假设,认为固定效应明显优于混合回归。此外,再进一步采用 Breush-Pagan LM 检验法检验个体效应是否以随机效应的形式存在,其结果强烈拒绝“不存在个体随机效应”的原假设,故认为随机效应优于混合回归,然后 Hausman 检验结果显著拒绝“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回归系数无差异”的原假设,即认为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事实上,以上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无法解决不随时间,但随个体而异的遗漏变量问题,因此,除了控制个体固定效应之外,还需控制时间固定效应,所以进一步采用同时控制个体和时间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并将其作为基准模型回归结果,见列(3)。首先,城镇化估计系数为 0.0678,且在 5% 水平上显著,说明中国城镇化进程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城镇化提升 1%,会正向促进经济增长提高 0.0678%。此外,模型的关键解释变量,即旅游城镇化的估计系数为 0.0346,且在 5% 水平上统计显著,表明旅游业的确会正向调节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意味着旅游业发展水平越高,其会调整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逐渐增强。同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旅游城镇化乘积项的估计系数提升 1%,其会正向促进经济增长提高 0.0346%。

#### 3.3 分地区模型估计结果

中国国土幅员辽阔,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增长模式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这也决定了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过程也具有非一致性,单纯的全样本实证结果发现,并不能完全表征内部区域的具体内

表 2 变量单位根检验

Tab.2 The unit root test of variables

变量 Variables	莱文-林-楚检验 LLC test	艾姆-帕萨兰- 申检验 IPS test	费舍尔-扩展迪克- 富勒检验 Fisher-ADF test	费舍尔-菲利普斯- 珀森检验 Fisher-PP test	哈德利 Z 检验 Hadri Z test
经济增长 $\ln pgdp$	-3.5873***	4.8351	91.9297***	60.4020	15.7819***
城镇化 $\ln urb$	-2.4546***	2.2670	99.8727***	34.7027	12.7093***
旅游城镇化 $\ln urbtour$	-7.1766***	-1.4356*	114.3926***	88.4080***	5.9299***
人力资本 $\ln edu$	-11.8568***	-6.2112***	122.8431***	165.1537***	3.0798***
人均物质资本 $\ln pk$	1.1176	7.1259	151.4461***	151.4461***	27.9792***
政府规模 $\ln gov$	-9.4318***	-3.9124***	144.5656***	118.7224***	4.6250***
外贸依存度 $\ln tra$	-5.6553***	0.4721	195.8081***	86.9994***	21.2658***
第二产业比重 $\ln ser$	-7.1836***	-0.0016	135.6960***	70.8430	34.9827***
第三产业比重 $\ln thi$	-9.3002***	0.6461	138.0126***	100.2141***	37.2394***

注:\*\*\*、\*\*和\*分别表示 1%、5%和 10%显著性水平。

表3 全样本估计结果

Tab.3 Full sample estimation results

变量 Variables	(1)面板混合最 小二乘法 Pooled OLS	(2)固定 效应 FE	(3)双向固定效 应 Two-way FE
城镇化	0.2307***	0.0595**	0.0678**
lnurb	(0.043)	(0.028)	(0.031)
旅游城镇化	-0.02497	0.0459***	0.0346**
lnurbtour	(0.017)	(0.015)	(0.014)
人力资本	0.2932***	-0.0193	0.5033***
lnedu	(0.113)	(0.093)	(0.119)
人均物质资本	0.1140***	0.1280***	0.2084***
lnpk	(0.015)	(0.012)	(0.016)
政府规模	-0.2415***	-0.0648*	0.0044
lngov	(0.023)	(0.027)	(0.031)
外贸依存度	0.1848***	-0.0181	-0.0182
lntra	(0.011)	(0.013)	(0.013)
第二产业比重	0.0459***	0.0748***	0.0062
lnser	(0.020)	(0.027)	(0.026)
第三产业比重	0.3091**	-0.0354	0.0175
lnthi	(0.041)	(0.036)	(0.033)
F检验	578.74***	197.6***	
F test			
豪斯曼检验		906.64***	
Hausman test			
布鲁什-帕甘 拉格朗日检验			
Brush-Pagan LM test			
拟合优度	0.9077	0.8221	0.8683
R <sup>2</sup>			
观察值	480	480	480
Observations			

注:\*\*\*、\*\*和\*分别表示1%、5%和10%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差,表4同。

容。例如,陈明星等指出,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增长关系总体上基本协调,东部沿海地区以城市化超前经济发展水平类型为主,而中西部地区则以城市化滞后经济发展为主,仍然需要适度加快发展<sup>[36]</sup>。顺言之,旅游业对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的调节作用亦可能存在区域差异。因此,本文把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3大区域,然后分别通过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表4报告出3大区域城镇化估计系数均具备统计显著性,并且3大地区城镇化估计系数依次递减,这也说明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此外,东部地区旅游城镇化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5%水平上显著,但中西部地区旅游城镇化的估计系数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是本文的另一重要发现。

究其原因,中西部地区不仅城镇化进程滞后于东部,而且旅游业发展水平也相对较低,从而导致中西部地区旅游发展对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调节作用较弱。具体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方面,尽管

表4 分地区估计结果

Tab.4 Regional estimation results

变量 Variables	东部 East	中部 Central	西部 West
城镇化	0.5128***	0.4444***	0.2041***
lnurb	(0.057)	(0.039)	(0.042)
旅游城镇化	0.0747**	-0.0003	-0.0142
lnurbtour	(0.031)	(0.021)	(0.022)
人力资本	0.0063	0.5545***	0.1868
lnedu	(0.203)	(0.123)	(0.119)
人均物质资本	0.0158	0.1034***	0.1346***
lnpk	(0.021)	(0.017)	(0.017)
政府规模	-0.2499***	-0.2986***	-0.0245
lngov	(0.053)	(0.050)	(0.028)
外贸依存度	0.0956***	-0.0505**	-0.0535***
lntra	(0.021)	(0.021)	(0.015)
第二产业比重	0.3486***	-0.2505***	0.0079
lnser	(0.042)	(0.033)	(0.028)
第三产业比重	1.0157***	-0.0401	0.0258
lnthi	(0.099)	(0.052)	(0.040)
备注	FE	FE	FE
Remarks			
拟合优度	0.9595	0.8855	0.9266
R <sup>2</sup>			
观察值	176	128	176
Observations			

由于后发优势,中西部地区旅游业发展迅速,但仍主要是以对旅游资源的初级开发为主,观光旅游产品占据主导,这就使得旅游产品的附加值较低,旅游产业对城镇产业体系的关联及波及效应较弱;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城镇产业体系过度依赖于传统工业部门,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尤其是新兴服务业发展滞后,反而从供给侧严重制约了现代旅游产品新型业态的培育,不仅抑制了旅游市场需求,同时也阻碍了中西部地区旅游业发展模式向休闲度假转变换言之,中西部地区城镇产业要素无法满足现代旅游市场的系统需求,从而弱化了旅游业对城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调节作用。

#### 4 进一步分析

旅游发展对城镇化经济增长效应所产生的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充分体现旅游业发展可以作为有效增强城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机制,也说明中国旅游业在经历了近20年持续扩张后,其作为现代服务业和国家战略性支柱产业而对经济增长动力和过程的积极影响和显著贡献开始呈现显性化。在此过程中,伴随着旅游产业链不断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旅游业不断吸引城镇产业要素集中,不断刺激城镇人口消费升级,而由城镇产业集



聚外部性和规模报酬递增而产生的城镇集聚经济,则有效促进了经济增长。

#### 4.1 旅游业调节人口城镇化

根据 Williamson 城市化动力说的“推拉”理论,城镇化的根源机制是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城镇化注重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转移的容纳度和有效性<sup>[37]</sup>。旅游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人力资本质量要求不高,就业门槛相对较低,不争的事实是,旅游业吸引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2014 年年末,旅游业带动直接就业 2779.4 万人,间接就业 5093.6 万人,旅游就业总人口占到全国就业总人口的 10.19%,旅游业发展为城镇化提供了劳动力的蓄水池<sup>①</sup>。人口的空间转移只是城镇化的第一步,若实现人口城镇化,还需要确保农民进入城镇后获得稳定的非农就业机会,以及收入能够支撑起城镇的定居和消费。截至 2014 年年底,全国共有高等旅游院校及开设旅游系(专业)的普通高等院校 1122 所,中等职业学校 933 所,全行业在职人员培训总量达 462.13 万人次<sup>②</sup>,不少农村人口通过教育和培训实现自身价值的进阶,从旅游业基础服务岗转向中高级管理岗,就业面涉及旅游计调、开发、规划、运营、咨询和房地产等多方面,同时,收入增高、户籍落实以及社保稳定也自然使这部分人群建立起与城镇的事实联系。

#### 4.2 旅游业调节经济城镇化

中国旅游业对于经济城镇化的调节需要从供需两端进行阐述。从需求端看,经济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促进消费和引导投资来传导,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无疑在促进城镇消费和引导城镇投资方面颇有建树。从过去的城镇旅游消费来看,1999 年中国的城镇居民旅游消费为 1748.23 亿元,占国内旅游收入 61.7%<sup>③</sup>,到 2014 年,中国的城镇居民旅游消费为 24219.76 亿元,占国内旅游收入 79.9%<sup>④</sup>,城镇居民在旅游方面的消费支出大幅增长。另外,从 2014 年旅游投资来看,据中国旅游投资项目库数据显示,2014 年全国旅游业实际完成投资 7053 亿元,同比增长达 32%<sup>⑤</sup>,旅游投资的热点主要聚焦与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旅游城镇建设、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休闲度假产品建设以及与新型工业化相结合的大型旅游装备制造制造业等,旅游业发展无疑扩大了城镇投资需求,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从供给端看,旅游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主导产业,具有极强的产业带动性,在过去的几十年加速了中国

城镇的服务集聚,通过规模经济促进了二三产业的发展。综上,中国旅游业从需求和供给两方加速调节了经济城镇化的进程,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 4.3 旅游业调节空间城镇化

宏观上,旅游业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市政建设,包括道路交通设施的规划整治、公共设施服务功能和水平的提升、城市专项服务平台的搭建、城市资源的优化整合和环境的治理,加速了对城镇空间的改造、扩容、功能提升,优化了城镇的再生体系,提升了城镇的接待能力。例如,全国各省市都不同程度地对区域内的旅游基础设施和重点旅游项目落实了资金投入,包括建设游客服务中心、旅游标识、厕所、停车场、步行道、非干线公路、提供垃圾处理设施、优化乡村环境以及培植乡村旅游业等。这些基础设施不仅优化了旅游区域的空间结构和功能配置,也优化了城镇居民的生活空间和资源共享。微观上,旅游消费活动的综合性和层次性,促使旅游消费活动向城镇“非旅游消费空间”(交通空间、居住空间、商务空间和公共文化空间)渗透,并使其发生转变(非旅游消费空间转变为旅游消费空间)、重叠(兼具旅游消费和非旅游消费双重空间角色)和混合(旅游消费作为非旅游消费空间配套活动),多样性的旅游消费向城镇“非旅游消费空间”内部渗透,产生了旅游类消费化现象,进而在宽泛意义上拓宽了城镇“非旅游消费空间”的功能构成和空间结构。

## 5 政策启示

本文研究结论对提升旅游业的产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城镇化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需动力,增强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不仅需要直接提升和改善城镇化规模和质量,更重要的是,如何拓宽或调节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至关重要,这也是探索城镇化驱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多途径实践目标。近年来,随着中国旅游业的日益扩张,尤其是在巨大的旅游市场需求背景下,旅游业迫切需要供给侧改革,尤其是旅游供给的需求导向,使得旅游产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 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15)[M].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5: 1-7.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 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00)[M].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0: 367-422.

③ 2014 年中国旅游业投资报告[EB/OL]http://www.cnta.gov.cn/xxfb/jdxwnew2/201506/t20150627\_719508.shtml.

品规模的提升与业态的创新,对城镇要素集聚、产业升级以及结构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由此而形成的旅游业引导型(新型)城镇化建设模式,也成为推动经济增长规模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路径。

首先,通过提升旅游业效率,吸引城镇要素转移,实现城镇产业体系转型升级。尽管中国旅游业依靠规模报酬递增,产业规模扩张迅速,但也无法掩盖发展质量不高的事实。所以,中国旅游业发展模式的核心是未来需淡化要素资源的规模投入,应依靠生产效率的提升。旅游业效率的提升,尤其是边际生产力的提高,同时在旺盛的需求促使下,城镇产业要素会在市场调节规律下,不断向旅游业转移集聚,而旅游业显著的服务行业属性,会进一步带动城镇经济体系倾向于服务化,这一产业变迁过程则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发展源泉。

其次,通过刺激旅游业消费,拓宽城镇空间体验,实现城镇消费功能强化提升。传统旅游业消费仅是停留在大众旅游产品层面,是单纯对旅游资源的初级消费,而现代旅游消费对城镇化的影响,已由“城镇空间中的消费(酒店、剧院、博物馆、酒吧……)”转变为“城镇空间消费(遗址遗迹、历史街区、创意园区、文化展示……)”,多样性的旅游消费向城镇“非旅游消费空间”内部渗透,产生了旅游类消费化现象,进而在宽泛意义上拓宽了城镇旅游消费空间体验,而这种“空间体验消费活动”又进一步实现了城镇整体消费功能的强化提升,从而增强了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消费促进机制。

最后,通过优化旅游业结构,增强城镇产业集聚,实现城镇空间结构组织优化。当前,中国旅游业结构过度依赖于传统行业,因而严重制约了旅游业的供给规模和活力。所以,随着旅游业发展趋势向休闲度假转变,旅游业结构的多样化调整迫在眉睫。为了满足旅游者提供综合性体验,通过优化旅游业结构,诱使以互补性功能为主的旅游相关产业在不同空间尺度范围地理集中,从而吸引大量诸如物质、资本和知识等可流动要素并改变相对市场规模,然后通过规模报酬递增强化集聚的循环累积机制,最终有利于实现城镇空间结构的组织优化,进而形成了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集聚动力机制。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Martine G, Marshall A. State of world population 2007. Unleashing the potential of urban growth [J]. *New York UNFPA*, 2007, 33(3): 639-640.  
 [2] Scott A, Storper M. Regions, 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J].

*Regional Studies*, 2010, 37(6): 191-205.  
 [3] Bai X, Chen J, Shi P. Landscape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Positive feedbacks and sustainability dilemmas [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2, 46(1): 132-139.  
 [4] Zhou Yixing. A study on the regular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gross national product [J]. *Population & Economics*, 1982, (1): 28-33.[周一星.城市化与国民生产总值关系的规律性探讨[J]. *人口与经济*, 1982, (1): 28-33.]  
 [5] Han X, Wu P L, Dong W L. An analysis on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evolution in Shandong, China [J]. *Economy & Management*, 2012, 13(1): 1291-1300.  
 [6] He S, Wu F. China's emerging neoliberal urbanism: Perspectives from urban redevelopment [J]. *Antipode*, 2009, 41(2): 282-304.  
 [7] Wu F L. How neoliberal is China's reform? The origins of change during transition [J]. *Eurasian Geography & Economics*, 2010, 51(5): 619-631.  
 [8] Lin G C S. Peri-urbanism in globalizing China: A study of new urbanism in Dongguan [J]. *Eurasian Geography & Economics*, 2006, 47(1): 28-53.  
 [9] Chan K W. Fundamental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policy [J]. *China Review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n Greater China*, 2010, 10(1): 63-93.  
 [10] Smart A, Lin G C S. Local capitalisms, local citizenship and translocality: Rescaling from below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Chin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 Regional Research*, 2007, 31(2): 280-302.  
 [11] Helbich M. Beyond postsuburbia? Multifunctional service agglomeration in Vienna's urban fringe [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2012, 103(1): 39-52.  
 [12] Lucas R E. Life earnings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4, 112(1): 29-59.  
 [13] Tripathi S, Mahey K.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Punjab (India): An empirical analysis [J]. *Urban Research Practice*, 2016: 1-24.  
 [14] Wang Hong, Song Yingcong. Analysis to tourism urbanization [J]. *On Economic Problems*, 2009, (10): 126-128.[王红, 宋颖聪. 旅游城镇化的分析[J]. *经济问题*, 2009, (10): 126-128.]  
 [15] Lucas R E.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 22(1): 3-42.  
 [16] Henderson V.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so-what question [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3, 8 (1): 47-71.  
 [17] Lampard E 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American cities: A geographic study of urban economy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Gunnar Alexanderson [J].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57, 17 (3): 265-266.  
 [18] Henderson V. How Urban Concentration Affects Economic Growth [R].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0, 1-42.  
 [19] Liu Y.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nergy consumption in China using ARDL (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 and FDM (factor decomposition model) [J]. *Energy*, 2009, 34(11): 1846-1854.



- [20] Hossain M S. Panel estimation for CO<sub>2</sub> emissions, energy consumption, economic growth, trade openness and urbanization of 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J]. *Energy Policy*, 2011, 39 (11): 6991-6999.
- [21] Shahbaz M, Lean H H. Does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crease energy consumption? The role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Tunisia [J]. *Energy Policy*, 2012, 40(1): 473-479.
- [22] Mccoskey S, Kao C. A residual- based test of the null of cointegration in panel data [J]. *Econometric Reviews*, 1997, 17 (1): 57-84.
- [23] Bloom E D, Canning D, Fink G. Urbanization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J]. *Science*, 2008, 319(7): 772 -775.
- [24] Lu L, Ge J B. Reflection on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J]. *Geographic Research*, 2006, 25(4): 741-750.
- [25] Chen M, Liu W, Tao X. Evolution and assessment on China's urbanization 1960—2010: Under-urbanization or over-urbanization? [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3, 38(4): 25-33.
- [26] Harris J R, Todaro M P. Migration, 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A two-sector analysi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0, 60 (1): 126-142.
- [27] Au C C, Henderson J V. Are Chinese cities too small?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6, 73(3): 549-576.
- [28] Duranton G, Puga D. From sectoral to functional urban specialization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2, 57(2): 343-370.
- [29] Mullins P. Tourism urbanizat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 Regional Research*, 1991, 15(3): 326-342.
- [30] Goodall B, Asworth G. *Marketing in Tourism Industry: The Promotion of Destination Regions* [M]. London: Routledge, 2012: 25.
- [31] Ma Xiaohu.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of striding over the middle-income trap and China's strategies [J]. *Reform*, 2011, (11): 5-16. [马晓河. “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观照和中国策略[J]. 改革, 2011, (11): 5-16.]
- [32] Fayissa B, Nsiah C, Tadasse B. Impact of tourism on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J]. *Working Papers*, 2007, 14 (4): 807-818.
- [33] Lee C C, Chang C P.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A closer look at panels [J]. *Tourism Management*, 2008, 29(1): 180-192.
- [34] Chen S T, Lee C C. Government siz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aiwan: A threshold regression approach [J].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005, 27(9): 1051-1066.
- [35] Peneder M.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aggregate growth [J]. *Structural Change & Economic Dynamics*, 2003, 14(4): 427-448.
- [36] Chen Mingxing, Lu Dadao, Zha Liangsong.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based on quadrant map approach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9, 28(2): 464-474. [陈明星, 陆大道, 查良松. 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国际比较[J]. 地理研究, 2009, 28(2): 464-474.]
- [37] Williamson J G.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J]. *Ideas Help Page*, 1988, 1(1): 33-45.

## Does Tourism Industry Affect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ZHAO Lei, ZHANG Chen

(Department of Tourism Management,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Urba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tool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realize economic growth. There is no doubt that in terms of releasing demand and creating supply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urbanization has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China's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In fact, as a type of internal impetus promoting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changes, modern tourism not only directly results in the expansion of urban scale and migration of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it also promotes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and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function in terms of connotation. Finally, through the promotion of urbanization quality, tourism has indirect effects on economic growth. By being incorporated into the study framework of urbanization affecting economic growth, tourism provides a new possible perspective, which is mainly based on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On one hand, the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mode guided by tourism acts on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the promotion of urbanization scale and quality;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tourism can also adjust the influential effects of urbanization on economic growth. Specifically, i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tourism causes the concentration of urban elements.

Second, tourism leads the upgrading of urban industry. Third, tourism triggers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function. Eventually, tourism guides the optimization of urban structure.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study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 as viewed from a research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re-examination of urbanization impacting economic growth, the typical fact of rapid tourism expansion is fully considered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concept of tourism guiding urbanization, so as to bring tourism into the fundamental study framework of urbanization impacting economic growth, which is the main empirical test of whether or not tourism can adjust the economic growth effects of urbanization. Second, as viewed from research methods, this is the first study to include the interaction term of tourism and urbanization into the measurement model, which is then empirically tested by adopting the estimation method of the multi-panel data model, to provide the empirical basis for the adjustment funct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urbanization impacting economic growth. Third, as viewed from research content, this study not only serves as a beneficial exploration of the study path for urbanization impacting economic growth, it also deepens the study system of tourism economics, marking the first time this has been done in existing academic fields. Additionally, in both the explora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mode and economic growth path selection in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the important strategic position of tourism is highlighted throughout China.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have strong policy implications. First, by promoting tourism efficiency and attracting urban element transform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ystem are achieved. Second, by stimulating the tourism consumption and broadening urban space experience, the urban consumption function is strengthened and upgraded. Finally, by optimizing the tourism structure and enhancing the urban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organization is realized.

**Keywords:** urbanization; tourism industry; economic growth; moderating effect

[责任编辑:吴巧红;责任校对:刘 鲁]